

污名与禁忌不再：当欧洲人开始戴上口罩

 cn.nytimes.com/world/20200410/virus-mask-wearing

NORIMITSU ONISHI, CONSTANT MÉHEUT 2020年4月10日

2020年4月10日



[欢迎[点击此处](#)订阅新冠病毒疫情每日中文简报，或发送邮件至cn.letters@nytimes.com加入订阅。]

巴黎——直到几周前，巴黎还只有亚洲游客戴口罩，随着新冠病毒开始席卷欧洲，这引起了法国当地人的困惑、怀疑，甚至敌意。

为控制疫情而举国封锁四天后，法国政府发言人茜贝特·恩迪亚耶(Sibeth Ndiaye)警告，人们对口罩太不熟悉，从技术上说，戴口罩难度太大，甚至可能会“适得其反”。甚至在周四上午，当被问及她有没有戴口罩，或者有没有让孩子戴口罩时，她还说，“哦，没有，根本没有。”

口罩禁忌正在迅速消失，不仅是在法国，在西方各国都是如此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专家表示，这种做法在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方面是有效的。

订阅“简报”和“每日精选”新闻电邮

[查看往期电邮](#) [隐私权声明](#)

对西方国家来说，这种转变意义深远，不仅需要克服后勤挑战，确保足够的口罩供应（这个挑战已经够大了），还需要克服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阻力，甚至是与戴口罩有关的污名——一些西方领导人直接把戴口罩的人说成“异类”。

看起来，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。法国和美国一样，先是劝阻人们不要戴口罩，现在开始敦促本国民众在室外戴普通的或是自制的口罩。欧洲一些地区比美国动作更快，他们不是简单地建议戴口罩，而是要求人们戴上口罩。

本周，奥地利成为继捷克、斯洛伐克和土耳其之后，第四个要求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欧洲国家。

本周三，位于巴黎南部的小城索镇(Sceaux)成为法国第一个要求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的城市。违反者将面临38欧元（合41美元）的罚款。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宣布，将在下周强制人们使用口罩。巴黎市长周二表示，将在该市分发200万个可重复使用的布口罩。



周二早间，东京的上班人群。 *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*

意大利是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，而伦巴第是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地区，周日，该市强制要求人们在户外佩戴口罩。

在法国，很多人坚信人们会从文化上抵制这种做法，并且相信必要时可以迅速进口口罩，这样的想法导致了口罩严重短缺。在过去十年，法国口罩的国家储备从惊人的17亿个减少到这个大流行病开始时的1.5亿个。

有关口罩本身的讨论，有时演变成关于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更大讨论，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亚洲的集体主义对立起来。

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疾控中心现在支持广泛佩戴口罩时，却表示自己不会戴口罩，似乎就体现了这种矛盾心态。

专门研究流行病的法国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·凯克(Frédéric Keck)说，在西方，人们以个人主义角度看待戴口罩的问题。

“外面有病毒，所以我戴口罩只是为了保护自己，”凯克说，“而在亚洲社会，集体主义理性说，‘我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别人。’”

这种心态上的差异至关重要，因为除了最高防护级别的口罩外，其他所有口罩都具有同样的性质：人们认为，口罩在保护佩戴者方面具有一定效果，尤其是在拥挤的空间里，但它在降低病毒通过咳嗽或说话传播的风险方面，效果才是最好的。



纽约东村，克里斯蒂安·蒙哥马利戴着医用口罩在ATM机上取款。 *Brittany Newman/The New York Times*

法国政府最初表示，绝大多数人不需要戴口罩，因为它们并不能保证佩戴者的安全。而亚洲和几个欧洲国家的逻辑从根本上是不同的：如果所有人都戴上口罩，社会就会得到保护。

周一，奥地利在超市和药店强制实施口罩令，下周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也必须佩戴口罩。总理塞巴斯蒂安·库尔茨(Sebastian Kurz)表示，这一变化是一个“重大适应过程”，因为“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口罩是陌生的东西”。

然而，直到2003年SARS之前，口罩对于亚洲也是陌生的。

在日本，当人们习惯了戴口罩后，会继续用它防御季节性过敏或保护彼此免受细菌侵害。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戴口罩抵挡空气污染不同，尽管没有面临直接威胁，在日本戴口罩仍是很常见的事情。

位于东京的环境咨询公司环境控制中心(Environmental Control Center)的口罩专家饭田幸子(Yukiko Iida)说，戴口罩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现在它在维持日本社会总体的“安心”感觉中发挥着作用。

“戴上口罩，咳嗽起来不会给其他人带来不便，”饭田说。“你在向别人表明你是遵守社交礼仪的，这样人们就会放心。”

关于口罩的辩论聚焦在西方和亚洲之间的文化鸿沟上。但是即使是西方国家之间，也出现了尖锐的分歧。



巴塞罗那，移民在生产口罩。Samuel Aran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

3月18日，捷克成为欧洲第一个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国家，随后是3月25日的斯洛伐克。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戴口罩的习惯，但两国民众都在家动手缝制口罩，而且还经常把口罩送给医生、护士和售货员，或者将口罩放在门口供路人使用。

专家说，斯洛伐克和捷克能比较迅速地接受口罩，部分原因是他们有着强调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遗产。

布拉迪斯拉发政策研究所(Bratislava Policy Institute)的社会学家米哈尔·瓦薛兹卡(Michal Vasecka)说：“人们学会了在关键时刻服从。”

相比之下，在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的法国，即使是政府官员，一直以来也对戴口罩防御潜在流行病持悲观态度。实际上，法国对口罩的文化抵抗是如此根深蒂固，以至于在2011年成为第一个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在公共场合遮面——包括穆斯林面纱——的欧洲国家。

法国参议院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，遮面的做法遭遇了“短期内无法克服的文化阻力”。它还说：“戴口罩更多被视为污名，而非个人或利他的保护做法。”

前卫生部长、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(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)现任主席让-弗朗索瓦·马太(Jean-François Mattéi)表示，由于文化上的阻力和预算问题，维持口罩的国家储备不再是政府的优先事项。

尽管法国政府尚未强制规定戴口罩，但像医学科学院这样的强大组织还是建议必须戴口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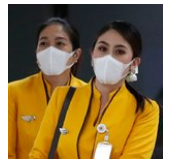
周五，米兰的一处杂货店。 *Alessandro Grass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*

马太说，这次疫情结束后，流行病期间戴口罩很可能在西方国家成为“常态”，他还说：“我坚信，每个家庭成员很快就会常备两到三个可重复使用的口罩。”

相关报道

- 专题：聚焦新型冠状病毒疫情
- 人们为什么在流行病传播时戴口罩？

2020年2月18日



- 戴不戴口罩，美国华人的两难选择

2020年3月19日



- 一场抢购口罩的全球混战

2020年4月2日

